



红叶文学丛书

卡夫卡日记

卡夫卡日记

陆 洁 金坚范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西宁

卡夫卡日记
红叶文学丛书

陆 洁 金坚范 译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

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毫米 1/32 印张:10.375 插页:2 字数:166,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000

ISBN 7-225-00113-2/I·12 定 价: 1.80元

《红叶文学丛书》前言

红叶，是秋的花藻；秋，是成熟、收获的季节。

《红叶文学丛书》呈献给读者的，希望是一簇簇较成熟作者的较成熟收获。

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是我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光辉大旗，《红叶文学丛书》的作者和编者都是这面光辉大旗下的列兵。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和发展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事业的有效方针，我们希望，《红叶文学丛书》的编辑工作也能正确体现这种原则精神。

我们务求丛书的每一作品都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之宫的一砖、一瓦、一沙、一石。

我们确认的使命是，以健康、有益而各具独特艺术风格的读物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鼓舞人民正

视现实，瞩目未来，振作勇于创新的精神，以有助于推动我们的社会沿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轨道前进。

《红叶文学丛书》荟集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优秀成果；同时也编入了有价值的外国文学译著。

限于水平，我们的工作中一定会出现各种不足和缺陷，诚恳希望得到各方面的批评和帮助。

编 者

序

弗朗茨·卡夫卡 (Frang Kafka 1883—1924) 这位从小喜爱文学，为文学可以牺牲一切而终以身殉的奥地利小说家，在他短短四十一个春秋的有生之年做过许许多多的梦，但是，没有一个梦曾经能够梦到他身后，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奠基人之一在世界文坛上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入了美国籍的英国诗人奥登甚至认为，“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最近似于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

联邦德国总统魏茨泽克说，文学家往往有超过政治家的功能，卡夫卡对同代人生活的理解，是政治家所不及的。

研究他那种独特的艺术风格，解释他那些难以解释的作品，探讨他深奥如谜的创作思想，竟然成了文学理论工作的一门专科学问。

但是他在人间度过的岁月却平凡、暗淡而缺少光华。

他1883年7月3日出生在当时处于奥匈帝国统

治下的布拉格，是一个说德语的犹太百货批发商的儿子。1901年曾入布拉格大学学文学，后来从父命转修法律，1906年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和一个半官方的工伤保险事务所供职。两度订婚，又两度为了文学事业和健康不佳，难以面对婚姻生活而解除成约。1923年迁往柏林，1924年6月3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林疗养院病逝。

中学时期，他是易卜生、斯宾诺莎、尼采、达尔文等人著作的热心读者。大学期间与布拉格的作家时相过从，在大学同学马克斯·布罗德的鼓励下开始创作。接触到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克尔凯戈尔的著作后，在思想和创作上都深受影响。中国老庄哲学所引起的浓厚兴趣在他创作中也有所表现。

他生前发表的作品为数有限，多为短篇小说和个别长篇小说片断。有代表性的三部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城堡》都是未完成之作；在短篇小说中，他自己最喜欢的是据他说用了一个夜晚一气呵成带有自传色彩的《判决》。

临终，他曾要求好友布罗德把他所有的作品“毫例外地付之一炬”，但是，世人有幸，布罗德违背了他的遗愿，他所做的恰巧相反：整理和出版了他的全部著作而鲜有例外，于是，有了一套九卷本的

《卡夫卡全集》，其中包括他的书信和日记。

这个《卡夫卡日记》汉译本，就选译自这位马克斯·布罗德编的《卡夫卡日记：1910——1923》。

最初想到不妨在《红叶文学丛书》中列入这一选题，要感谢老友叶廷芳同志的建议，但是他当时太忙，抽不出时间直接从德文翻译。现在这个译本，是从英译本转译的，是金坚范和陆洁两位同志分工合作的劳绩。

通读译稿全文，我不仅体验了一种曾经诱惑过多少人的也许可以称之为“偷看日记”或“窥视灵魂”的特殊“享受”，而且，我深切意识到读一读这些真实逼人甚至把做过什么梦都如实记录的“思想汇报”和尖锐到近乎自我折磨的自我剖析，对于深入认识卡夫卡这位文坛怪杰其人其作，都大有裨益：对他陌生的，会熟悉起来，开始熟悉的，会加深理解。

美国女作家奥茨在讨论卡夫卡时不仅称他为“本世纪最优秀的作家之一”，而且说他是“传奇英雄和圣徒式人物”。为什么？《卡夫卡日记》至少可以成为这一评语的部分注释。

这就算是序。

江 枫

1986年8月18日

北京 紫竹院

1910年

星期日，7月19日。

睡觉，醒来，睡觉，醒来，可怜的生活。

反思教育，我必须说它在某些方面对我危害不浅。事实上，我接受教育，并不是在任何偏僻的地方，不是在一片废墟里，比如在山上——如果事实确是那样，我倒也不该有半句指责的话。尽管存在着我先前的所有老师不理解的危险，我偏偏希望曾经是生活在一片废墟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居民，遭受太阳的烘烤，太阳本来是会为我照耀的，我躺在不冷不热的常青藤上，四周是断壁残垣；即使一开始，我可能会在我优良品质的压力下显得脆弱，但是这些优良品质会以野草般的强大生命力在我身上茁壮成长。

反思教育，我必须说它在某些方面对我危害不浅。这一指责涉及的人为数众多——这也就是说，我

的父母，几个亲属，到我家拜访的客人，形形色色的作家，把我带到学校呆上一年的某一位厨子，一群老师（在我的记忆中，必须将他们紧紧地压缩成一团，否则某个人会从这里和那里掉出去——但是既已如此压缩，整个的压缩块无论如何也是在一点点土崩瓦解），一个督学，行走缓慢的过路人；简言之，这一指责象把匕首转动着刺透社会。没有人，我重复一遍，不幸的是没有人能肯定匕首的刀尖是否会有时突然从前面、从后面或从侧面钻出来。我不想听到这一指责受到反驳；由于我已经听到过太多的反驳，何况大多数的反驳已经驳倒了我，我将这些反驳也包括在我的指责中，而且现在我宣布我受过的教育和这种反驳在许多方面对我危害不浅。

常常在反思教育之后，我总是不得不说它在一些方面对我危害不浅。这一指责指向的人为数众多；真的，他们在这儿站在一起，象是在陈旧的全家福照片上。他们不知道互相之间该做些什么，根本没有想到眼睛要低一些，而且出其不意的是他们连笑也不敢笑。在他们中间有我的父母，几位亲属，几位老师，某一个厨师，舞蹈学校的几个姑娘，早年来我家的几位客人，几位作家，一个游泳教师，一个售票员，一位督学。然后是一些我在街上只遇见

过一次的人，和其他我回忆不起来的人，以及那些我再也不会去想他们的人。最后是那些我根本没有注意到的人；他们的教诲在当时不知怎么地被忽视了。总之，人是如此之多，你必须细心留神才不致于把某一个人列举两次。我的指责指向他们所有的人，以这种方式介绍他们相互认识，但是我容不得反驳。因为，老实说，我已经忍受了够多的反驳。由于其中的大多数已经驳倒我，我所能做的就是将这些反驳也包括在我的指责中，而且指出除了我受过的教育外，这些反驳在一些方面也对我危害不浅。

也许有人会怀疑我是在某个偏僻地方受的教育。不，我受教育是在城市的中心，在城市的中心。不是在，比如说，山区的某一片废墟上或在某个湖滨。我的指责直到现在都包括我的父母和他们的随员，而且使他们心情沮丧。但是现在他们轻而易举把它推至一边，一笑置之，因为我已经将我的手从他们身边抽回来放在我的脑门上，正在想：我本该是废墟上那个微不足道的居民，倾听乌鸦的啼叫，任它们飞翔时的阴影从空中落在我身上，在月下乘凉，受着本来会在我的常青藤床榻四周为我照亮的阳光的灼烤；即使一开始，我可能会在我优良品质的压力下显得有点脆弱，但是这些优良品质会以野草般的

强大生命力在我身上茁壮成长。

我经常反思教育，我的思想不受干扰地自由驰骋，但是无论我怎样琢磨，我总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教育在某些方面对我危害甚烈。认识到这一点本身就包含着对为数众多的人的一种指责。这些人中有我的父母和我的亲属，某一位厨师，我的老师，几位作家——他们用以危害我的爱使他们有更大的罪过，因为他们的爱〔带给〕我多少〔好处〕——几个同我家友好的家庭，一名游泳教师，避暑胜地土生土长的人，人们绝不会想到也会遭受这种指责的城市公园里的几位女士，一名理发师，一个女乞丐，一名舵手，家庭医生和其他许多人。如果我能够和想要列举他们所有的人的话，还会有更多；总之，人是如此之多，你必须细心留神才不致于把某一个人列举两次。

现在人们也可能会想，这样多的数量会使一项指责失去它的确定性，它就是不得不失去它的确定性，因为一项指责不是一名军队的将军，它只是朝前走，并不知道如何分配它的力量。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其矛头所向针对的是过去的人们。被遗忘了的能量可能会将这些人紧紧地保留在记忆中，但是他们几乎已经没有立足的余地，甚至他们的双足

也已经化为乌有。他们既已如此，你再向他们指出早年教育一个男孩时所犯的种种错误，又有什么用处？何况这男孩对他们来说，就象他们对我们一样难以理解。而事实是，你甚至不能使他们记起那个时代，没有人能强迫他们做到这一点。显然，你根本不能提及强迫，他们什么也记不起来，如果你强迫他们，他们会一言不发地把你推开，因为他们很可能甚至连话也没有听见。他们站在那里如同疲惫不堪的狗一般，因为为了在你的记忆中保持他们正直的形象，他们把力量耗费殆尽。

但是，如果你居然使他们能听能讲，那么仅指责的嗡嗡声便会不绝于耳，因为人们会带着死人值得尊敬的这一信念进入来世，而且会在那里十倍地加以坚持。如果这种观点不正确，而是死去的人确实对活着的人分外敬畏，那么他们更会敬畏自己活着的时刻——那毕竟和他们最为亲近——我们的耳朵会再次充满嗡嗡声响。如果这个观点也不正确，死去的人居然十分公正，不偏不倚，即使那时，他们也绝不会容忍无法考证的指责的干扰。因为，甚至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之间，这类指责也是无法证实的。在教育中，过去的错误的存在是无法证实的，所以他们最初的责任更是无从证实。现在让我看一看一种指责，在这种情况下这一指责不会变成一声

叹息。

那就是我不得不提出的指责。它有一个正确的核心，得到理论的支持。然而，对于在我身上真正被损害了的东西，我暂时忘记了，或原谅了，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提出过抗议。另一方面，我可以随时证明我受的教育努力要把我造成另一种人而不是我现在这种人。因此，我所指责的是，教育者按照他们的意图本来有可能给我造成的危害；我要求从他们手中要回我现在这个人，而既然他们不能把他给我，我就把我的谴责和笑声化为一声鼓声，响彻来世。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为一个不同的目的服务。……

我常常反思教育，我的思想不受干扰地自由驰骋，但是我总是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受过的教育给我造成的危害超过了我能理解的程度。从外表看，我同其他人一样，因为我受过的体育教育接近于普通体育，正如我的身体本身十分普通，即使说我个子相当矮，身材有点胖，我仍然获得很多人，甚至姑娘们的好感。对此没有什么说的。可是在最近，她们中间有人说了句颇为聪明的话：“啊，要是我能看见你裸体哪怕一次，那么你真该是可爱和值得一吻的。”但是，如果我这儿缺了一片上唇，那儿少了一

只耳朵，这儿短一条肋骨，那儿失去一根手指，如果我头上有秃斑，脸上有麻子，这种外表的缺陷仍然不能同我内在的缺陷相提并论。内在的缺陷不是先天的，因此更令人痛苦得难以忍受。因为同每一个人一样，自出世以来我也有内在的重心，即使是最愚蠢的教育也无法使其移位的。我仍然保存着这一健全的重心，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再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身体了。一颗没有工作可做的重心变成了铅块，象一颗步枪子弹滞留在身体里。但是这个缺陷也不是我挣来的，我蒙受了它的出现的痛苦，虽然并非由于我的过错。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寻遍内心也找不到忏悔，即使我竭尽全力寻找。因为忏悔会对我有好处，它本身就能大声叫出，它将痛苦搁在一边，象一场决斗一样单独解决一切；我们依旧正直，因为它使我们如释重负。

我的缺陷，正如我所说过的那样不是先天的，不是挣来的，尽管如此，较之于其他人处理微小得多的不幸——例如，一个凶悍的妻子，贫困，不体面的职业——我费尽心思想出来的权宜之计，比他们处理得好，与此同时，我根本没有失望的阴沉神色，而是白里透红。

如果教育在我身上渗透得如愿以偿地深，那么我就不是这样了。也许就教育而言，我的青少年时

代太短暂了，因此，年过四十的我，仍然为它的短暂而由衷地高兴。仅仅这一短暂，使我余勇可贾，足以使我认识到青少年时代的种种失落；进而能备尝艰辛地蒙受这些失落；进而，从各方面谴责过去；最后，给自己留下一些残余的力量。但是，所有这些力量又只不过是作为儿童所具有的力量残余部分，它比其它东西更使我蒙受青少年时代各种腐蚀性因素的侵袭。是的，优秀的赛车总是首当其冲地受到尘土和风的追逐和超越，它的轮子飞越过重重障碍，以至使你几乎相信爱了。

谴责从我内心冲了出来，其力量之大最清楚地向我表明我现在仍然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有过这种时刻：内心空无一物，只有怒火中烧的谴责，因此，虽然身体健康，但是我会缠住街上的陌生人，因为内心的谴责如同快速运送的水盆里的水，左右晃动。

那种时刻已成为过去。那些谴责象奇怪的工具摊在我内心四处，我几乎再也没有勇气抓住它们，把它们举起。与此同时，旧日的教育所遗留下来的腐蚀性因素好象又开始越来越影响着我；怀旧的激情，也许是我这年龄的鳏夫的普遍特点，使我向应该是我谴责对象的人们再次打开心扉，而且，象昨天发生的那样一件事，在过去是象吃饭一样屡见不鲜，而

现在却如此稀罕，以至我将它记录在案。

但是，甚至不仅如此，刚刚放下笔要打开窗户的我自己也许是我的攻击者最好的助手。因为我低估了我自己，这本身就意味着过高地估计了别人；但是，除此之外，我也的确过高地估计了他们。不仅如此，我还直接地给自己造成了危害。如果提出谴责的愿望压倒了我，我便向窗外望去。谁能否认坐在船上的钓鱼的人们如同被从学校带到了河上的小学生一般；不错，他们的静止不动，常常难以理解，象玻璃窗上的苍蝇一样。电车从桥上驰过，象往常一样带着狂风怒吼般的轰鸣声，听起来象是一些破旧的时钟；那个警察，毫无疑问从头黑到脚，只有胸前的徽章发出黄光，他只能使人想起地狱，此刻他的想法同我的想法相似，正琢磨着一个钓鱼人，那个钓鱼人突然——他是在哭，是看见了鬼，或是他的浮子动了？——朝他船的一侧俯下身去。所有这一切都正确，但是仅限于在它自己的时间之内；现在只有我的谴责是正确的。

这些谴责涉及的人为数众多；这的确令人恐惧，不仅是站在敞开的窗口前的我，而且其他所有的人都宁愿看着那条河。这里只有我的父母和亲戚。他们出于爱而给我造成的危害使他们的罪过更大，因为出于爱他们本能对我做许多好事；然后是带着邪